

史海钩沉

## 儋耳古城古迹多

冯步卷

坐落在悠悠北门江畔的中和古城，是儋州（古称儋耳）七朝州治所在地，它静静地演绎千年的历史故事，述说着过往的辉煌和沧桑。沿着光滑的石板街，穿过中和古城衙门遗址里三棵浓密高大的酸梅树，驻足在城北那爬满青苔和树藤的城垣时，仿佛走入一段深邃的历史。手抚斑驳的青砖城墙，仰望城门上裸露的“武定门”三个赫然醒目的白底黑字，这份透着凝重的沧桑感立刻得到了坚实的印证。我的童年是在中和古城度过的，几乎所有铺满玄武石的大街小巷都留有我的足迹，备受着古城那古色古香古味古韵的熏陶。儿时的记忆里，最难忘的是那巍峨的城墙和厚重的城门了。我的母校中和一小，恰好就在北门城垣脚下。小学那些年，放学后我们一群小顽童，总爱邀约结伴登上北门城楼转悠一圈，然后摆开阵容相互打起“石头战”，尽情地体验古代战争的厮杀。据史料记载，唐初在此置州，明洪武二年拓址筑城，六年运石镌工。周长四百七十二丈，宽一丈八尺，高二丈五尺。辟门四个：东曰德化、南曰丁运、西曰镇海、北曰武定。其上各建鼓楼，外筑月城，沿城浚濠。增设门垣、楼铺、壕堑、吊桥。后倾圮，仅保留西、北城垣和城门，成为地道的“石头”史书。登上城头，看到北门江绕过古老的中和，弯弯的江水幽蓝幽蓝地流淌，城内的殿堂、古塔、作坊、通衢、巷陌，尽收眼底。

北城脚下州治的州前街有古色古香的关帝庙和宁济庙。关帝庙正殿屋顶，如同一个由十几根巨柱支撑着的硕大的斗篷，虽经战火的洗礼，仍安然无恙，曾改作中和一小的教室。关帝庙前左方矗立一座明代晚期建造的石砌宝塔，名叫魁星塔，象征着儋州英才崛起，科甲蝉联。塔座平面作方形，塔身呈八角形，内部空心，共有七层，每层平出短檐，窗作金钱形，整座塔外形类似仰莲托宝珠。古塔造型别致，是海南少见的石塔之一。与关帝庙呼应对峙的宁济庙，是儋州百姓为纪念冼太夫人而于唐朝建造的。冼太夫人是隋朝时期岭南越族杰出的民族巾帼英雄。她出岭南、越琼州、下儋耳，为收复和开发海南岛以及倡导民族团结，建立了不朽功勋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、南宋名臣李光曾在

红尘随笔

## 已是冬天

谢清波

生活在南方之南，四季温差不大，夏天的热烈倒是占据了四季里的许多时光，至于春天的温暖，秋天的凉意，我们的感受不是特别明显，所以什么四季分明、寒暑易节之类的表述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太大的感受。

不久前，海岛上的人们，在温暖可人的气候里，穿着短袖无拘无束地到处游荡，一天的许多时光里丝丝的凉意，寒冷的感觉仍在意念里徘徊，烈日当空的中午清爽了许多，不冷不热，温暖贴心，一切刚刚好。

刚想里的冬天，总会在立冬前后，在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冷空气里，带着我们五味杂陈的感情，翩然而至，有些猝不及防，又不觉得无中生有。是的，属于自我感觉的冬天已经把我们拥入怀中，在热情的怀抱里早已习以为常的我们，多少有些不情愿，甚至会有些抱怨。可是季节的变化，犹如世事的无常，总会按着自己的步伐周而复始地轮转，总会不由人。寒冷是有的，皮肤上的冷感，真真切切，虽然不刺骨，也不曾入心入肺，衣服却慢慢变厚。相对于之前的凉爽，这种感觉很是深浓。

宁济庙祭拜后写诗，分别留下歌颂冼夫人的《题冼夫人庙碑》和《儋耳庙碑》，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。中和古城的古迹布置错落有致，百步一胜景，每一处都是历史的见证。枕柳庵是苏东坡贬儋被逐出官舍而结茅休憩的故居，位于古城西南隅。光绪十三年城绅曾毓瑛倡议呈请知州崔增瑞，由本城拨款在此兴办“枕柳书院”，并延师课士，旧址尚存“重修枕柳庵记”的石碑。离枕柳庵西侧不远处有一口古井，相传为苏东坡所挖。苏东坡当年帮助老百姓挖的井，千百年来，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枯过，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，便把它命名为“东坡井”。

徜徉古城，仿佛置身于一座立体的纵横交错的文化典籍。素有“天南名胜”之称的东坡书院就镶嵌在古城东郊，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谪居儋州讲学的场所。院内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树木葱茏，鸟语花香，设有载酒堂、载酒亭、陈列馆、迎宾堂、望京阁、东坡笠展铜像等十多处美丽的景观，其中“载酒堂”是苏东坡当年以文会友、传播中原文化的地方，取《汉书》中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命名的。苏东坡贬儋三载，不遗余力，设帐劝学，教扬文教，使乡人受其惠，出现“书声琅琅，弦歌四起”的风尚，开启了“南荒”儋州一代文风，千百年来儋州人一直沿袭着“东坡遗风”。除象征古城文化的东坡书院外，还有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建筑物。丽泽书院为古儋义学，是明代给事中琼山进士许子伟，为回馈儋州人养育之恩而择地于东坡书院附近兴办的，是继苏东坡赚钱兴建载酒堂后又一重大义举。历代教书匠执掌于此，文风大振，曾为儋州东坡希望小学校址，昭示着古城文化教育大有希望。游览古城中，我们发现唐代建造的州署衙门，宋代建造的武署、孔庙、香秀堂、吏隐堂、涌月亭、接官亭，明代建造的宣化县学、环廂学、振德书院、社稷坛、天后宫、长泰庵、准提庵、观音庵、四牌楼等几十多处古迹分布在古城各个景点，可惜，由于战火的焚烧和风雨的剥落，现已化为乌有，留给后人叹息不完的遗憾。

“儋耳古城古迹多”，这是文坛巨匠郭沫若一九六一年游览中和古城时留下赞誉的诗句。中和古城的古迹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韵味和魅力，特别是孔庙、宁济庙、东坡书院等名胜古迹，蕴藏着儒家文化的内涵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《论语》里主张“仁、礼、德”的思想，以“仁”为核心，强调“仁者爱人”。“唯用一好心”的冼夫人、“为民办好事”的苏东坡，都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，深受世人的敬仰和爱戴。学会感恩的中和百姓，以古迹特有的方式，表达对孔子、冼夫人和苏东坡的崇拜和缅怀，就是最好的诠释。返回中和街头，眼前两边崭新的商业大楼，沿着南北轴线鳞次栉比地延伸着。伫立在这商贾往来的闹市，我依然感受到古城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欣见西北城门和枕柳庵等古迹正在修建之中，我聊以自慰。中和这地方，离不开浓郁历史文化赋予我们丰富的人文意蕴。沐浴时代新风的中和古城在新一轮旅游浪潮中，焕发出新的活力，犹如北门江的涛声，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至……

冬天真的来了！穿上有些厚重的衣服，徜徉在冬日的暖阳里，寒风拂面而来，时光无声在身旁溜走，行色匆匆的人，来来往往的事，不断地变幻，不断地涌现。那是许多年前，也是冬天的周末中午，我在遥远的内地读书，与几个要好的同学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，路上车很少，行人依稀，大西南的北风很毒，像一把把看不见眼睛箭把我的脸蛋刮出了一道道微小的痕，阳光很辣，就像蜀地上饮食里的辣椒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年轻的心在青春的季节里飞扬，激荡起的尘埃在我的心间涌动。多少年过了，在尘世里奔波的我们，生活的琐碎，工作的繁复，早已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激情和动感，可是那些曾经年轻的岁月，总会在寒风乍起的季节，轻轻拂去我内心深处尘埃，清晰在目，温暖成一生不变的眷恋。

不期而遇的季节，在拂面而来的寒风中，总会有一种情怀让我终身难忘。那年我读大学四年级，在医院实习。有个低几届的同事学妹不幸脑出血，生命垂危，需要立即做手术，可是她的家人在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赶来的路上，没有家属的签名，医方也是很为难。在那样的特殊时刻，有位在医院的同事叔叔电话里征得家属同意后都重地签名担保，他坚毅的眼神没有一丁点的犹豫，他的热情让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很是感动，因为，本来跟他无关的事，本可置之不理，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为挽救生命争取了时间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曾经患病的学妹早已脱离病魔的折磨，身心健康地沐浴着生命的光辉。在这样的季节，总会触景生情地想起那年冬天，生命中所有遭遇、所感所悟，心怀善念，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善待，那些生命里的贵人、好人，总会在有心无意里，深情厚谊里，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，像暖阳般呵护生命的周全。

闲冬里的闲，有闲意，更有闲趣。

闲冬里赶集，最有趣味。我最怀念的，还是童年时代的闲冬时光。乘着冬闲，跟随大人去邻近的集市去赶集。

赶集需早起。闲冬里的时光醒来的总是迟，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跟着去赶集，天亮时分我总会早早醒来，悄悄望着没有窗帘的木格窗，窗外和窗内是一样的夜色弥漫，黑魇魇的，这时候就只好继续装睡，但心中对赶集的渴望却是那么强烈，像田野间奔突的小兔子，撒开腿的四处乱撞。那时候，家境贫寒，没有多余的钱买糖果，但集市上铺开在门板上的糖果确实花色丰富，不说糖味的甜，单就那糖纸，总是一遍一遍出现在梦中，整个梦里飘荡着五颜六色的糖纸，飞扬着，逸散着奶香，经久不息。再黑的天也总有亮的时候。

天色初晓。我兀自起床。挤进窗棂的晨光带着凉意，一同挤进来的还有门前高树上的鸟声，带着清凉的水意。

出得门来，父亲早已在院子里装好了两半袋玉米，挑玉米的担顺墙立着，母亲在厨房里不紧不慢地忙着烙饼，烧汤。

饼是磨面时多磨两次加工出来的黑面，汤是玉米面汤，清清爽亮，这一切准备好了的时候，我们就顺势坐在厨房靠墙的地方，吸溜一碗汤，吃半角饼。“收拾了走！”父亲起身的时候边走边走出房门。我就跟在父亲身后。

父亲担起两半袋玉米，去十里



《渔港印象》

（油画）

符嘉臻作

（接上期）就在此时，一个警卫员兴高采烈地冲进来，手舞足蹈着大呼小叫着，“詹队长，詹队长……琼总的冯司令员……冯白驹司令员，马上、马上就到我们五大队了……他的警卫员已经、已经有几个先到我们营地啦！”

“是冯司令员吗?!”詹汉行抓起“伏波鞭”一跃而起，拨开众人，就一个箭步冲出了门外。

听到冯白驹司令员冒着生命危险，亲自从二百多里以外的琼中赶到了琼西，来会见五大队的指战员，那肯定是有重大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指令。陈月娥顿时觉得眼前一片豁亮，似乎听到不远处响起了隆隆的春雷，满天乌云像地裂开一道缝隙，投下一缕灿烂的阳光。

冯白驹司令员同志，不仅仅是陈月娥的入党介绍人，还是她与詹汉行同志结为夫妻的月下牵红线的大媒人哩！

三

詹汉行扬鞭催马，一路向南跑出去好几里，却并没见到冯白驹司令员和他的警卫员排的战士。正在他踟蹰不前之时，后面的警卫员追了上来，说是冯司令员已经到了中和镇上，他没去丛林营地，而是径直先去了镇上的“宁济庙”。

中和镇上的“宁济庙”，是岛上古代显赫的冯洗家族的祖庙。

海南省儋州市的中和镇，是一座千年古镇。城的四周有完整的城墙，有四孔城门向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洞开。城内“井”字形的街道横平竖直，千年古建筑“宁济庙”，就处在“井”字的正中央。据镇上白胡子老阿公们说，此庙始建于唐初，是为纪念南北朝时期梁代的“岭南圣母”冼夫人收复海南、并在中和镇上恢复郡制而建。庙宇不大，前后三进。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亲笔御题“宁济庙”匾额，前几年还悬挂在正门之上。只是因为日寇入侵，国民党军队又来窜岛上，当地老百姓才摘下地来悄悄珍藏了起来。第一进大殿后面矗立着照碑，上面镌刻的正是南宋高宗皇帝御笔亲题的扁语，盛赞冼夫人在海南岛恢复郡制，兴起耕读，是南国南岛上“女神”一

岁月如歌

## 闲冬赶集

任随平

开外的集市。

去集市的村人一拨一拨出得家门，在村巷开阔的地方有人大声相互吆喝几声，赶集的人们就鱼贯而行。大人，小孩，男人，女人，挑着粮食的，推着自行车驮了草编的，塑料袋子装了猪仔的，总之带到集市上去的都是为了变卖点零碎钱，回来时再购回一些日常急需品。至于孩子们，心心念念的只是跟随大人去一趟集市，看看集市的样子，当然，有时真会吃到一碗凉皮，买回几颗糖果纸包装精美的糖果，女孩子还会买回一团爱不释手的红头绳。

人们相互交谈着，即便是推了自行车的人也绝不骑着，也很难骑着，驮了重物，山路蜿蜒，大家前前后后说笑着，孩子们在人群的长龙中追逐着，奔跑着，叫喊着，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限制孩子们的一切活动，只要不是顺势攀上路边的山崖，

也不要试图从山崖边跳下来，一切都是最为合理的。

十里开外的路程，在快乐中很快就到了。

大人们开始忙活着将手中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变卖出去，孩子们三五成成群围在门板上堆了糖果的摊点前，摩挲着双手，凝心静气一遍一遍嗅着糖果的香气。如果有大人给孩子买了糖，我们就会围着他，除了焦糖香的味道之外，我们更渴望的是那一张能够反射太阳光芒的金箔纸，那纸揉皱了，再铺展开来将几遍，就又平平展展了，夹在书页中，是整个童年最值得炫耀的收藏。至今，在我的一本老舍先生的散文集中还藏着好几张这样的金箔纸，那是童年时代永恒的爱，那是一段永不老去时光深埋在记忆的深海里。

当然，集市上还有菜蔬，墙画，少量的塑料玩具，推着迎风转动的风轮，竹编生活用具，身上披着午后慵懒阳光的牛羊，挣脱了绳子穿梭在人群脚下的猪仔，散发热气的蒸馍，调制了油泼辣子的酿皮，清凉的浆水面。但这一切都不是我所需要的，也不是和我一样家庭经济拮据的孩子所需要的。我们只是在集市上热热闹闹走一趟。

午后，太阳暖暖地照耀着，我们再次鱼贯而行，大人们已多了一份倦意，只有孩子们三三两两边走边围拢在一起，讲述着集市上的见闻，浑身散发着新鲜的气息。

又是一年冬闲时，童年的集市已然远去，留存记忆中的馨香，至今散逸着甜蜜的味道，幽远而宁静。

之丰功伟绩。

现在中共琼崖纵队赫赫有名的政委兼司令员冯白驹同志，就是岛上冯洗家族的优秀后裔。

詹汉行策马赶到中和镇正街上的“宁济庙”，见庙外台阶上，已有琼总的警卫员持枪守卫。他下马进庙，见到一位身材瘦高、松骨鹤形的背影，正凝视着冼夫人的塑像。

“冯司令!”詹汉行激动的呼喊声，震得寂静的庙宇殿堂嗡嗡作响。冯白驹司令员转过身来，用食指扣在唇边祥和地说：“嘘——勿急，勿躁，请勿喧哗。不要惊扰我古代巾帼神灵哦……”

两位海南岛早期共产党军人握手，拥抱，紧扣双手，步出庙堂院落，然后坐在院墙外细叶古榕的树头下。警卫员端上了搪瓷杯，沏好了热茶，他俩便紧迫地谈起了当前岛上岌岌可危的军事态势。

詹汉行担心地说：“冯司令，现在全岛森严壁垒，一片白色恐怖。你从五指山根据地到我这里，可是关隘重重千难万险啊!”詹大队长真为冯司令的安全担心。

冯白驹司令员语气凝重地说：“现在整个岛的四周，都被薛岳军队占领并控制了。我琼崖纵队几万人，如今被挤压在岛中央的五指山、黎母山一块很小的区域里。——全国大陆的形势一片大好，而我岛上的琼崖纵队，却是灾难深重、危机四伏啊!”冯白驹附在詹汉行的耳边，急促地小声说道，“四野前指邓华司令员已来电，三天后将有一支渡海先遣加强营的精悍队伍，避开海口、琼山正面一带的‘伯陵防线’，将会从你们儋县光村镇或白马镇附近秘密登陆。”冯司令员神情凝重的说，“这可是第一支过海登岛的先遣部队，一是为了探路，试探以后大部队从临高、儋县一线抢滩登岸的可能性；二是先潜伏下来一部分人马，作为后续大部队登陆的接应；三是与你们儋县的四大队五大队汇合后，增强你们的力量，减轻你们的压力，并和你们一起先熟悉即将大规模登陆点的滩头地形环境……”(未完待续)

温馨往事

## 点滴雨露润心田

周五明

在我小的时候，乡亲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爱。它们就像星星，闪烁在岁月的长河中。

邻居龙伯娘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总是弓着的，弯得就像一个直角。她家有两棵橙子树，我们常常看见那些橙子由鸡蛋大小变成拳头大小，最后变成排球般大小，它们在风里摇曳，相互碰撞，发出轻微的声音，这乡间小曲，胜过世上无数美妙的音乐！橙子成熟了，龙伯娘就会把它们分给我们小朋友吃，我一边吃着，一边听她给我们讲故事，那欢笑仿佛还在我耳边回荡。

她还会把橙子黄绿色的皮削掉，将中间黄白色的部分做成橙子糖，那黄澄澄、甜津津的橙子糖，至今想起来还会流口水。

每当春节，她总会给我一点小礼物，有时是一把花生，有时是几个小橘子，有时是几颗纸包糖。

最难忘的一次是一天下午，我在她家客厅里玩，她走到我身边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，里面是雪白雪白的米花，下面藏着一块咖啡色的蔗糖，她把这些倒进我的口袋里，并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的小朋友。

我们村子里唯一的单身汉，我叫他叫端爷爷。一年夏天，我们在耘禾，脚下是滚烫的水，头顶是火球似的太阳，汗水从额头上流进我的眼睛里，又咸又酸又涩。

这时端爷爷提了一小篮子香瓜来卖。那是70年代，香瓜才卖一毛钱一斤，那圆圆的，绿中泛白的发出诱人清香的香瓜，相继被哥哥、姐姐们买走了，我瞥了一眼，篮子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香瓜。可我身无分文，只能躲在一棵树下乘凉。

这时候，有人用手按着我的头，轻轻的在我头上来回地抚摸着，我扭头一看，只见端爷爷那古铜色的、刻满皱纹的脸带着慈祥的笑容，柔和的目光望着我，拿着一个香瓜递到我手上，“孩子，吃吧，不要你的钱!”

村里有一家移民户，是我们县修曹口堰水库的时候，从山坳里搬过来的。一天，我在她家玩，她把我拉到厨房的桌子旁，给我端来了一碗肉丝面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吃上一碗肉丝面，是非常难得，非常奢侈的事。我双手接过来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她倚门坐着，满意地望着我笑，仿佛那碗面不是我在吃，而是她在津津有味地吃。可我至今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！

这些爱的片段滋润着我，让我的心变得细腻、柔软而纯净！

## 校园拾秋

杜学敏

你猜猜我在秋天的校园里拾到了什么

几颗金黄的苦楝果  
几缕亲在脸上的阳光  
几滴落在肩上的雨水  
几声热情的“老师好”

清风在耳边窃窃私语  
恋家的蒲公英  
早在远方安了家  
多愁善感的印度紫檀  
把爱恋给予了盛夏

我们都是秋天的过客  
在晚秋的画卷里徘徊  
再也寻不见  
那个二十岁出头  
意气风发的自己

或许是  
秋天抬起了我  
将我和  
青色的远山  
绿色的落叶  
金色的太阳  
揉进诗意的长河里

## 乡愁

郎松

村前别路入云深，一副诗囊万里吟。  
带走当年河上月，却难带走故园心。